



那抹荧光绿

定海二中七(3)班
学生记者 李柯桥(证号C15013)

腊月的寒风卷着刺骨的凉意,吹落了枝头最后几片枯叶,也吹来了期盼已久的寒假。上学期期末休业式结束,教室里瞬间炸开了锅,同学们背着书包欢呼雀跃,脸上满是迎接假期的喜悦。

随着人流走出校门,一眼就望见了寒风中那抹挺拔的荧光绿——守护了我们一整个学期的交警,依旧坚守在岗位上。从金秋九月到寒冬腊月,这抹荧光绿成了校门口最熟悉的风景。深秋的冷风刮过脸颊,冬日的寒霜覆满地面,就连飘着冷雨的日子,他也从未缺席。每天清晨,他就早早站在路口指挥交通;傍晚放学,他依旧守在原地,等待最后一名学生。

凛冽的寒风把他的脸颊吹得通红,呼出的气息凝成白雾,戴着白手套的双手,依旧精准地做出每一个手势,清脆的哨声,在寒风中格外清晰。

他总是默默守护着我们的安全。

看到同学们骑车过马路,他会快步上前,截停从他们身边经过的小车;遇到拥堵的早晚高峰,他穿梭在车水马龙间耐心疏导,让我们的上学路畅通又安心。雨天,雨水打湿他的制服,落在他的帽檐,他却顾不上擦拭,眼里只有往来的学生和车辆,用坚守为我们筑起一道安全的屏障。

寒假前的最后一天,校门口依然热闹非凡。家长们翘首以盼,同学们嬉笑打闹,人流车流挤在一起,却丝毫不见混乱。因为他依旧一丝不苟地坚守着岗位,抬手、转身、吹哨,每一个动作都沉稳有力。大家都在欢喜地告别校园,奔赴轻松的假期,唯有他,依旧站在寒风中,站在校门口,站在守护我们的最后一班岗上。

这抹平凡的荧光绿,用日复一日的坚守,温暖着我们每个人。风雨无阻的陪伴,默默无闻的守护,是他写给我们最动人的温柔。感谢您,敬爱的交警,您的坚守,是四季最温暖的风景,也让我们懂得了责任与担当的意义。

渔灯里的年糕香

南海实验初中八(6)班
学生记者 刘忻灵(证号B354)

舟山的年,是裹在年糕里的咸香,是浮在渔灯里的暖光。

腊月廿八的海风,裹着海苔年糕的香味钻进窗缝,舟山的年,也跟着渔灯亮了起来。码头上刚挂好的贝壳渔灯,壳面映着半轮落日,像奶奶蒸年糕时,蒸笼上方氤氲的雾气。

十年前的春节,奶奶攥着我的手走过沈家门老街。渔灯挂满青石板路,灯面是贝壳粘的,画着渔姑织网、归舟载满鱼货——那是舟山人过年才有的灯。奶奶拎着竹篮,篮里是刚蒸好的海苔年糕——糯叽叽沾着海苔的鲜。挤到码头石阶上,奶奶从竹篮里摸出两块海苔年糕递给我,说:“先垫垫饥,等下看渔灯戏。”

接着,奶奶开始轻声吟唱,唱的是裹着海风的《渔灯谣》。她捏着我的

手打拍子,年糕的糯香混着渔港的咸湿气,老街的人都在跟着哼唱。

那一年,奶奶蒸了三大笼年糕,除了给我留的,其余都切成片,裹上红糖,挨家送。隔壁阿婆塞来腌蟹,码头的船老大递来干贝。这里的年,从来不是一家的热,是整条街的暖。

奶奶又教我把渔灯挂在院门口,贝壳灯映着大大的“福”字。奶奶说,那是渔家人守岁的规矩——渔灯亮到正月初五,出海的人能看见家的光。

今年的年糕,是我照着奶奶的方子蒸的。海苔还是码头阿婆送的,渔灯是我用她去年攒的贝壳粘的。

海风裹着年糕香吹过灯面时,我哼起《渔灯谣》,像十年前那样,指尖拍着石阶的节奏。老街的阿婆端着腌蟹走来,笑着跟我说:“囡囡,你奶奶的年糕,还是那个味道!”

渔灯亮至深夜,光落在海面,像奶奶蒸年糕时的雾气。

一瓶水的温暖

东港中学七(9)班
学生记者 邵衍铮(证号D1145)

傍晚的余晖泼洒在青石板路上,给老街镀上一层暖金。我在巷子里奔跑,口干舌燥。乡下小镇本就店铺稀少,此刻离家又远,不知穿梭了多少条街巷,也没找到一家开门的铺子,焦躁如野草般在心里疯长。

天色渐沉,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,街角一盏昏黄的灯撞进眼帘——那是一间破旧的小店铺,低矮的门房爬着青苔,灰色而陈旧的墙壁上只写着手着简易的“小店”二字。柜台后坐着一位老人,七十来岁,满头白发,刻满风霜的脸上,嵌着一双慈祥的眼睛。

我走进店门,只见老人面带微笑地说:“小伙子,想买点什么呀?”我指着柜上的矿泉水说:“我想买瓶水。爷爷,这个要几块钱?”

“一块五毛。”他笑了笑说。我将

手往裤兜里一掏,“哎呀!”我惊慌失措,又一掏——完了,忘带钱了。我有些绝望,艰难开口:“爷爷,我……我好像忘带钱了。”可他非但没皱眉,还笑着说:“就一块五毛,你直接拿走喝吧,别渴坏了。”

“这样不好吧,我明天一定补给您。”我的脸瞬间通红。他却摇了摇头,温和地说:“好啦,我开这小店几十年了,钱从来不是最重要的,在我这,人情才是第一。”

那一刻,我的眼眶发烫,对着他深深地道了声谢,走出了小店。打开矿泉水瓶盖,狂饮几口,所有干渴都被冲散了。这瓶水,仿佛是世界上最解渴最甜的水。

夕阳的余晖已经消失,小店的灯光和老人的笑容,却像一团光照亮我心里很久很久。从此以后,每次喝饮料都会记起那个傍晚,那位老人,他用最朴素的善意,给了我滚烫的感动。

一代人的文明转身

南海实验学校旗山初中
校区八(10)班
学生记者 陈姿羽(证号B863)

沿着林荫道缓缓前行,阳光透过茂密的枝叶,洒下细碎的光斑。树上的蝉鸣格外清晰,仰起头,能望见她古铜色的虚影,隔着树影,仿佛从另一个世界投来目光。走过几级石阶,她的面庞渐渐清晰,隐约可见她在海风中微笑。这样的笑容,她已经保持了数十年。

踏上最后几级台阶,她完整地出现在我眼前——高高耸立的基座上,通体金黄的南海观音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那金色并不刺眼,反而像被海风反复洗涤过,温润而沉静,带着一种令人不敢高声的庄严。即使站在她的脚下,仍需仰头才能望见全貌。她微微低垂着头,嘴角含着若有若无的笑意,目光仿佛掠过每一个来来往往的人,就像一位长者安静地望着自己的孩子。

这里的安静让我有些恍

惚。奶奶说,她年轻时去寺庙,总有人扛着碗口粗的大香,熏得人睁不开眼。香炉插满了,就往树上插,树皮被烫得满目疮痍。那时候人们经常争抢蒲团,磕头如捣蒜,仿佛声音越大、动作越猛,心就越诚。可如今的普陀山,一切都变了模样。大家手持细香,安静排队,小声祈福。前面的人结束,默默让给后面的人。走在人群里,我忽然觉得,这里倒像一处被细心照料的花园。

后来在紫竹林,我发现了一块石碑。碑不高,青灰色,正中刻着“禁止舍身燃指”,落款是明万历年间。我愣了一下——原来几百年前,真有人在这里烧自己的手指,跳进海里,以为那样才算虔诚。而这块碑,是古人立下的禁令,来纠正人们的误解。我忽然觉得,它像一位沉默的老师,告诉人们:真正的信仰,不需要伤害身体,也不需要打扰他人。今天人们的文明表现,就是最好的答案。

关于春节那些事

定海二中八(14)班
学生记者 张雯瑞(证号C15111)

走进家门,食物的香味扑面而来。母亲在厨房里喊:“快洗手,来帮忙!”父亲坐在客厅里摘菜,面前堆起小山似的绿色蔬菜,全部是亲戚们自己种的。

电视机开着,春晚倒计时的画面在眼前一遍遍地播放,好似岁月的脚步般永不停歇。茶几上摆着瓜子糖果,一眼望去都是几十年前的老牌子。

厨房里,母亲正炸肉丸。油锅滋滋响,她拿着筷子不停翻动,丸子从白色渐渐变成金黄。旁边的案板上,饺子馅已经拌好。“荠菜馅是特意为你包的,这个菜平时买不到。”母亲头也不回地忙活着。

奶奶正在包饺子。她的动作慢了许多,但依然一丝不苟。每只饺子都要捏出均匀的褶子,像是在制作什么艺术品。我坐下来,拿起一张饺子皮。奶奶的手覆上我的手,教我捏褶子。“轻一点,也不能太轻。”奶奶半方言半普通话的发音,拉开了两代人的距离,但奶奶粗糙的手遗留了岁月的余温,让我感受到中国年的温馨。

年夜饭后,三代人齐齐聚一堂,看一会综艺节目等待春晚的到来。今年,我们看的是一期真人旅行节目,讲一行人在新疆帕米尔

高原的旅行经历,了解一代代边疆守卫者的生活环境,看边境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,大家个个热泪盈眶。

这,是独属中国人的自豪,中国人的伟大精神!

午夜十二点,在春晚主持人的祝福声中,新年的钟声如期而至,鞭炮声如潮水般涌来。父亲抱着一箱烟花下楼,我跟在后面。村里空地上已经站满了人,烟花从四面八方在夜空中炸开,像无数朵花同时绽放。

烟花落尽,四周渐渐安静下来。父亲抬头看着夜空,我也跟着抬头——那些烟花消失了,但灰烬还在空气中,接着落在地上,落进我们的心里,像做了个美梦。

大年初一早晨,阳光从窗帘缝隙挤进来,窗外偶尔传来几声鞭炮的余响,提醒着昨晚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。

餐桌上摆着剩下的饺子和凉菜。奶奶坐在窗前择韭菜,阳光落在她银白的头发上。母亲在收拾碗筷,父亲在看早间新闻。一切如常,一切又不一样了。

我忽然明白,春节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它给了时间一个刻度。它让我们停下来,回望过去,又展望未来。它让来自四海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,让那些说不出的爱,有了盛放的地方。这个地方,不过是一顿年夜饭,一盘饺子,一声“过年好”和一个灯火可亲的,中国人的港湾。

